

《伤者》

好不容易睁开了眼睛，家里很安静，没什么异常。孩子的爸爸不在身边，我又睡过头了吗？从床上用力坐起，似乎用尽了全身的精力，脑袋重重的，有点麻木的感觉。

床边的闹钟好像响过了，“嘀、嘀、嘀”地响了。平时会立刻起身做早餐，等孩子的爸爸出门后就送孩子到幼儿园去。显然地，刚才听见闹钟响后又迷迷糊糊地睡着了。这样的事最近发生了好几次。孩子的爸爸并没介意，只是自己纠结着。明明听到了闹钟响却怎么也睁不开眼睛。

更糟的是，头痛又回来了。开始总是非常轻微，因为没去理它结果强烈起来。“让医生看看吧。”孩子的爸爸这样说。他平时话不多，光听他这样说就会感到安心。不爱说话这一点，孩子倒挺像爸爸的。对了，小容呢？

我把双脚移下床去，小心翼翼地放在地上。走出房间，推开了隔壁的房门，小容不在床上。被单和枕头皱巴巴地躺在那里。我四处确认了一下才转身走去客厅。

小容抱着臭枕静静地坐在地上。“对不起，妈妈又睡过头了，怎么不叫醒妈妈呢？”他抬头嗅了一下枕头，好像根本不在意。我在沙发上坐下，头又隐隐作痛起来。

上次明明交代过，如果再醒不来也务必要把我叫醒。总不能把小容一个人放在那里。就算出门前他还没睡醒也一样，万一他自己醒了怎么办？“没事的，放心吧。”孩子的爸爸这么说。

“小容，今天妈妈的头重重的，我们留在家里好吗？”孩子傻傻地看了我一下，接着“耶！”一声就拉开了电视橱柜的门，把喜欢的动物拼图摊在地上。

妈妈的头跟平时不一样哦——我想对小容这样说。可是，看他认真地移动着拼图的碎片，还不时皱起眉头的样子……我决定作罢。

不久前，做饭时不小心让砧板滑落下来，砸在右脚的大脚趾上。经过 X 光检验，证实骨折。从医院回来时，脚趾包得比乒乓球还大。小容乐极了，不停地指着发笑，还模仿我走路的样子。如果只是这样也就算了，但明知道我受了伤，还天天把拼图撒满一地！我的心像上了发条一样，一直转到了极点，感觉再扭转一下就会“咔嚓”一声断掉了也说不定。“这不是你的错哦。”孩子的爸爸这么说。

这时候，房里的闹钟又响了。一定是爸爸想让我多睡一会儿，所以把闹钟设置在 Snooze 的状态中了。从木讷的外表也许看不出来，这个人其实相当细腻，做事谨慎又有自己的想法。这样一个人，我是过了三十大限才遇见了他。

我用双手按着沙发站了起来，慢慢走进睡房想把闹钟按掉。来到床边，闹钟已经不响了。我索性坐了下来，深深地吸进一口气。疲惫的孤独感好像又袭来了。怎会这样？不是甩掉了怎么又回来了呢？

年轻时只顾着拼搏学业，大学毕业后又跟着朋友报读了教育学院，当时班上只有两名男生！后来当了教师，身边还是以女性同事居多。在工作之余，我开始帮朋友们筹备婚礼，还当了几次伴娘。接下来，发现自己到处在猎购婴儿用品，参加了一个个满月聚餐，忽然谁的孩子要庆祝一岁生日了。同学聚会跟着减少，见了面还是聊着育儿经。偶尔为谁庆生，散席时间竟然提前到八点三十分了！闪人前，大伙儿还会说：

“你就好了，自由自在，好羡慕你啊！”

这时候，闹钟又突然响起。我伸手拿起闹钟，发现它好像不在 Snooze 的状态之中。奇怪……我在上面按了几下，房里才恢复了平静。可是，当我把闹钟放下时，不知哪里又传来了“嘀、嘀、嘀”的声音。

是爸爸发简讯回来了吧？手机一直在餐桌上。我走到饭厅，发现没有进来的简讯。从五天前就一直没有进来的简讯。我按下爸爸的名，想写个什么让他知道我起床了。写到一半……决定作罢。就在这时，看见了餐桌上的面包，才想起小容和他的早餐！

“对不起！妈妈把早餐给忘了！”我立即走进厨房准备牛奶、麦片和果酱。我的头又痛了起来。今天怎么搞的！一股闷气一涌而上。“这不是你的错哦。”我听见孩子的爸爸这么说。

于是，我按下咖啡器，咖啡香充满了整个厨房。小容见我把食物端出来了，便抱起臭枕跑了上来。“请给我土司面包，可以吗？”我看着小容一会儿，用力把头摇了几下。他立刻把小枕头扔在沙发上，跑进厕所里刷牙。然后，我们坐在一起吃早餐。

“可以坐下吗？”孩子的爸爸端着早餐走了过来。那是学校假期，我随一对朋友来到苏梅岛潜水，结果遇见了他。明确地说，是他昨天从海里把我救了上来。

那是潜水的第一个早上，我下水后不久就渐渐无法呼吸了。当晚，我独自走到餐厅的露台上，看见他坐在那里，便走了过去再次道谢。

“都怪自己一时大意。”我不好意思地说。

“不必客气。”他挺直了身子回应。“下次小心就好。”

“可以坐下吗？”

“当然没问题。”

我们一边喝着大象牌瓶装啤酒，一边坐着看海。说是在看海，眼前乌黑一片，什么也看不清。我听见海水“沙、沙、沙”地涌上沙滩，再细微一点的话，还听得见周围有“吱、吱、吱”的虫鸣。

“喜欢大海？”他问。

“嗯。”我点点头。“在海里听到了上来后便找不到的声音。”

“哦？是那个声音？”

“没错。是那个声音。”

“老实说，我也是怀念那个才常常来潜水的哦。”

之后的几个晚上，我们坐在同样的地方喝啤酒。最后那一晚，我们喝到了深夜。也许喝多了有点微醺，眼前这个人既不多话又很用心地点着头，于是不知怎么的就把重重的东西一下子放了出来。

“可能因为这样才沉下去的哦。”我边喝着啤酒边说。

“妈妈突然说要为将来打算，弟弟也二十八了，最好别在前面挡着……”我不禁摇头苦笑起来。

“学校那些阿姨们，工作卖点力就来好意提醒——千万别学那几个老主任啊，我们这一行，不小心就会默默地奉献一生……”

“更恐怖的是，竟然有人在背后说——她们这把年纪了肯定玩过那个纸牌游戏！怎么搞到现在还留着一张 Old Maid 呢？”我一说完就笑了起来。

明明觉得是些极度伤人的东西，怎么竟然笑了起来？

“那天好夸张哦。”我继续说着。“清晨六点，我摸黑上班，地铁上还是坐满人哦。我听着耳机，突然跳出了 Mary Hopkin 的《Those were the days》。这首歌听过吧？”

我睁大眼看着对面的人。那个人点了点头。

清晨六点，我三十岁生日。坐在地铁上听着听着歌就哭了起来。看见了玻璃上自己的身影便一发不可收拾地哭了起来。回过神时，发现身体一上一下地颤动着，眼泪不停地滑落脸颊，滴在衣裙上……

我喝了一口啤酒说：“夸张吧？”

接着，像那天坐在地铁上一样，泪水一涌而出。

那个人递过纸巾，静静地等着。

“不好意思……”我终于抽了口气说。“好丢脸哦！”

他摇了摇头又默默地喝着啤酒。潮音从海的方向卷着过来。

“看得见或看不见的，或多或少都受过伤吧？”

什么？

“大家都在受着伤的形态下静静地活着不是吗？或许那样才说出了伤人的话。”

露台上一片安静。

“那些声音可能来自周围的人或海里的水，甚至看不见的时间或空气，它们也许在说——确认一下自己。”

确认一下自己？

“我离过婚，没有小孩，因为在军队里工作，身边都是男子汉哦。”他边说边笑了起来。

这时，“嘀、嘀、嘀”又响起了。我站起身走进厨房，打开了微波炉来看。里面根本没有东西！我又摸了摸咖啡器和烘烤炉，然后去检视洗衣机。爸爸不可能一大早就洗衣服吧？难道是电水壶？那家伙根本没什么声音！顶多水滚时“咕隆咕隆”又恢复平静。我站在那里侧耳倾听，厨房里一片肃静。

“有妥协吗？”和他交往的期间，被人这样问。“没别的意思哦，想帮你确认一下而已。”

后来，我和他飞去日本蜜月结婚了，回国后住进了这所公寓。现在想起来，那晚过后好像再也没听他说出那么长的一串话了。他静静地生活，像电水壶一样安静。话虽如此，每当假期一到，两个人又兴致勃勃地出国旅行。

我走回饭厅，看见小容吃着麦片，想起当初爸爸好像没想过要有小孩。可是没过多久，“你们还在等什么呢？”、“难道不想做妈妈吗？”、“如果要就不能再拖了！”声音又从四面八方响起。

本来轻轻松松在旅行，不小心踏进了一间儿童服装店，心想：挑几件给朋友的孩子吧！没想到，奇怪的声音竟从可爱的衣物里钻了出来。“怎么了？”爸爸问。只好老实地跟他说明。后来，我们尝试了一段日子，却一直没有动静。

那个声音渐渐强大起来了。我小心地回避自己，害怕看见镜子里的那个人——老去。

“这不是你的错哦。”我又听见孩子的爸爸这么说。

一年假期，我们去了意大利。在梵蒂冈的圣彼得大教堂里，看见了米开朗基罗著名的大理石雕像——Pietà。那尊雕像有什么打动了我。大师把圣母塑造得格外年轻。她穿着长袍静静地坐着，袍子下跨开了双腿，手臂支撑着躺卧在大腿上垂死的儿子。母亲轻轻地抱着儿子，双眼微微闭着，神情非常平静。白色大理石上那道裂开的伤口，再也流不出什么东西。受尽磨难的孩子没有一丝重量。异常地轻盈。

不久后，小容便来了。本来想取名为健荣的，后来爸爸提议改为兼容。这时候，我看着小容吃早餐，想起他小时候哭泣的模样。他可真是个爱哭鬼哦！夜里，我常常爬起来给他泡奶、帮他换尿片、哄他睡觉，身子虽然疲累，却倍感温馨。

小容一天天长大，给家里增添了不少生气。虽然爸爸不大会跟他互动，但有事没事就买了一大堆玩具给他。枪械、模型战斗机、军舰、坦克车……结果都堆进了电视橱柜里。“小容好像不喜欢军队哦！”爸爸笑着说。

这个人确实不太了解小孩。有一次，偶然听他的同事聊起，说他们到海外基地巡访，参观了当地的小学。老师突然请爸爸跟孩子们说几句话，结果把他给难倒了。一名高

级军官面对几个幼小的孩子竟然说不出话来！最后，他站在黑板前说了一句：“对不起，我不太会跟小孩子说话。”

也许因为这样，小容特别黏我，不大理会爸爸。前几年，我简直无法离开他的视线，无论带他去哪里都会死命盯着。请外婆看顾时更加要命，一见我离开就哭个不停，到了夜里还经常闹情绪。后来，我辞掉了工作，好好跟他在一起。

忽然，小容抓住我的手臂摇着不放。他想起ipad了。我随他进了书房，打开抽屉，把那个交到他的手里。“不可以玩太久哦。”我听见自己说。

转过身，看见了墙壁上那些照片。最大的那张还是我拍的呢。三年前吧？小容在海边玩得高兴，我还想抱他下水学游泳。“这个嘛，等他大一点比较好哦。”爸爸这样说。后来，小容玩累了，爸爸抱着他走回停车场去。平时，他要坐婴儿车的，那天却让爸爸一路抱着。我跟在后面，忍不住掏出相机，按下了快门。小容在爸爸的怀里睡着了。小小的脸蛋倚在爸爸的肩上，口水悄悄流下，沾湿了衬衫背部的左上方，并慢慢扩散。

突然，“嘀、嘀、嘀”又来了。会不会是按摩器？我走到沙发前拉出了脚底按摩器，却一个不小心撞上了脚趾头！我倒在沙发上憋气……真要命！那块骨头里还藏着什么东西……隐隐刺痛着。过了好一会儿，我又拐进了睡房的浴室里，想看看浴缸旁边那架收音机。就在这时，看见了小容入水后的情景……

本来还好好的，一沉进池里就静止不动了，小小的脸庞忽然发青！我手忙脚乱地把他托起，“咕隆咕隆”的，感觉自己的生命也沉着下去。醒过来时，小容不停地咳嗽，

还紧紧地抓着我发抖。泛红的双眼流不出泪水，只露出了痛苦的神情。那天过后，小容不哭了。再也听不见他哭泣的声音。“这不是你的错哦。”孩子的爸爸又这么说！

我的头开始疼痛起来了。走到阳台上，想吸一口新鲜的空气。那个——果然回来了……不，它一直躲在家里。埋伏在一个阴暗的角落，并不时发出难听的声音！

“有点不妥哦。”我对爸爸说。小容快三岁了，怎么还不说话呢？他应该牙牙学语才对啊？“别急，没事的。”爸爸这样回应。

我不放心，自己上网查询。孩子不说话可能是自闭症，又称孤独症。那是一种神经失调而导致的发育障碍。患者很少说话，喜欢独处。就算学会了某些生字也会选择非语言的沟通方法，或只用简单的“啊”、“耶”、“哦”来传达感情。

网上还有一张照片，是纽约市中央公园被人遗下的 150 辆婴儿车。那些车跟小容那辆非常相似。原来，每 150 名儿童就有一名自闭症患者，而男孩患病率要比女孩高出四倍！据说，至目前为止，尚无有效的治疗方法。至于病因，有多种假说：自身障碍说、早产说、母亲过大年纪说、基因说、脑雄性荷尔蒙过高说、营养不足说、消化功能不足说、叶酸说、疫苗说、脑创伤说、细菌或病毒入侵说、免疫系统失效说、血型说、神经元说、无神论假说、心理障碍假说、自然变异假说……

我的头快裂开了！我们带着小容到处求诊，那些专家竟然确认不出病情！他们说小容不像神经失调，也没有奇怪的行为模式。智商正常。听觉完全没有问题。溺水事件应该不是导因。目前不能确定是自闭症，只是不肯说话而已。为什么不说话呢？这个有

待查明。

后来，我在图书馆里找到一本书，里头有个外国小孩的案例。那个孩子完全不说话，某一天突然走到母亲面前，用清晰、明确的口吻说：“请给我土司面包，可以吗？”母亲当场吓傻了！文章最后写道：他可能是个完美主义者哦，不想在别人面前胡言乱语，所以在还没确认好之前一直保持沉默。“在一片嘈杂的世界里，真不容易……”孩子的爸爸这样说。

这两年，小容确实好不容易才上了幼儿园。我常常躲在外面偷偷看他。当大家一起游戏时，他总是在一旁做自己的事。他慢慢学会了看书、写字和算术，就是不开口跟小朋友说话，也不唱歌，也不朗诵。五年了，五年来没喊过一声“爸爸”、“妈妈”。到底什么时候才会跑过来要土司面包呢？

我感到莫名的疲惫。有个声音不时在我脑子里响起。我走进了厨房，又到餐桌前拿起手机，又进了睡房检查闹钟和收音机……那个到底躲在哪里？我吸了一口气，忽然想起了冷气机！我来到床头拿起遥控器，看了房里那台后又匆匆拐到饭厅。咦？小容呢？他不是坐在这里吃早餐的吗？小容去了哪里？

我感觉身体沉着下去，口鼻无法呼吸……我跟着声音拐到了书房，慢慢把门推开，小容正坐在地上点击着游戏！“嘀、嘀、嘀、嘀……”

我看见自己冲上前要把那个抢过来，小容“啊！”一声抱着不放。我猛力一拉，身体撞上了挂满相框的墙壁。我跌坐在地上，一个大相框随之掉了下来！

我的头一阵剧痛！好不容易睁开眼睛，看见自己躺在地上。小容还是没哭，他傻傻地站在那里。这时，鲜血从我的头部流了出来，在白色大理石地板上慢慢扩散……

我用尽了全身的精力才坐了起来。房间里像平时一样安静。孩子的爸爸一身制服坐在床边，小容卧在他的大腿上。“我又睡过头了吗？”

我轻轻地把脚放在地上，那个还没睡醒的人竟然躺在床上，脸上接着鼻导管，头部扎得紧紧！这时候，床边的一台机器嘀嘀作响。

“这不是你的错哦。”孩子的爸爸突然这么说！

我看见小容抓住了爸爸的手臂，脸色发青。

“爸爸知道哦。”他轻轻抱住小容，又犹豫了一会儿。

“一开始，爸爸也听见了那个声音，知道妈妈……不要我了。”

我当场吓傻了。

“新的爸爸、妈妈 对我很好哦，我们会好好 跟你 在一起。”

我听见什么“咔嚓”一声断掉了。

小容扑上去搂住了爸爸的脖子。他的脸蛋埋进了爸爸左边的肩膀上，小小的身体一上一下地颤动起来。

这时候，病房里没有一丝重量。异常地轻盈。

(4988 字)